

話絲

期一十六第

版出一期星每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悼「快絕一世」徐樹錚將軍

劉復

惡耗傳來，知道七年前曾與我們小有周旋的刑生將軍，竟不幸而為仇家暗殺了。這件事，真使我們無論為友為敵的，都要起相當的傷感。單就我的意思說，我以為暗殺總不是人間應有的事。雖然當初徐將軍之殺陸將軍，手段也與暗殺相差無幾，但若必須要在什麼事上都講起『禮尚往來』來，那就不免冤冤相報，將人間事弄成了一大堆的冤仇的集合。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那裏還有生存的餘地：這就是我所以要悼徐將軍的重要的，而且是單獨的理由了。

其次，徐將軍也當然是『一世之雄』，可惜『天不假年』，使他既不能『流芳百世』，並連『什麼萬年』也『功虧一簣』，剎那間就變做了『而今安在』，我們知道世間的不世出之怪傑，乃是天地間的靈秀之氣或惡毒之氣的結

品，但無論它是什麼氣，總是上天特地加工鍊造的——猶之乎狐狸精之為物，也要有五百年的道行——那麼，我們上體天心，豈得不一洒傷心之淚呢？

再次，我們知道死的悲哀，實際不在死者本人而在其關係人，因為死者一死便了，關係人都從此大不得了。這樣，我們於是乎於是想出了許多大不得了的人了：——

其一，當然就是白宮裏的那位『內外感』聖人。他現在失去了一個右手，而那位『赦婢』的『貴左手』，一時又有些麻木不仁，他老先生的悲痛，自不待言。我們對他，不得不敬謹致唁。

其二，乃是國外國內的一班歡迎歡送，忙得屁滾尿流的闊老。他們歡迎歡送的目的，本是路人皆知的，現在可竟落了一場空。嗚呼嗚呼，夫復何言！我們對他們，也該相當的致唁。

其三，是他的一百多個隨員，顧問，翻譯，參議，下至無量數的二爺三小子之類。他們現在『樹倒猢猻散』，『兩隻眼睛地牌式』，故未真正問架哉，阿要觸毒頭！我們對他們，自然也該一例致唁。

最後，便是東方的那一個貴國了！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居留天津的該貴國人所辦的天津日報，登了兩段新聞，一段的題目是『叛將郭松齡の最後』又一段的題目是『快絕一世の徐樹錚將軍』哈哈，其喜可知，其喜可知！乃曾幾何時而『快絕一世』四字，竟成讖語！而可憐敵國的天，又不能趕快加工，替貴國在五分鐘之內，造出同樣的一個鞠躬盡瘁的忠臣來，這不是糟盡天下之大槓麼！我們對於貴國，也該重重重重重重……的致唁！

(一九二五，除夕，北京。)

本日期錄

悼「快絕一世」徐樹錚將軍	劉復
橋上	川島
阿河	白暉
小詩	馮文炳
狐外婆的故事	曹鳴奇
關於狐外婆	豈明

橋上

川島

——斷藕之一——
——這一年我是幾歲呢：十一？十二？我的姑母許還記得吧。

他們說，伊比我大四歲，那末伊該是十五或者十六了，在那一年。

如今我是連我當時的年紀也已忘却，在那時只聽說伊比我年長四歲，我那渺茫的幻想就如得了多少的保障，深深地鑄在記憶中到如今還沒有褪去微笑的顏色。我屬牛，伊屬雞，據說肖數是相合的。你看，夠多巧呀，這個合；我聽了，真是——比我剛知道伊那小名兒時還要高興。

我是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的，姑母的住所和伊家隔着一條河；雖然中間有橋並不礙事，可是要沒有這條河，伊便成了我姑母家的近鄰。不至於如現在生分！一說起來便是西岸開洋貨鋪家的英姑，好似兩家的門口不就有橋，離的如何遼遠。

倘若我站在姑母家的門口——就說是橋上吧，據我此刻的推測，當不僅是鄰近的人家或者英姑家裏，知道我是誰家的客；就是常在橋上走過的人，也該知道我是一個異鄉人。

薄暮的時節，在橋上望不見落日，要是伊也在門口，那晚霞——晚霞般的美的便依稀能在西方覷見，見了使我感到幻滅。因此，不但薄暮

時節，幾日來我於午前也也和姑母說到橋上來看船了。那船也真好看：一隻出坂船，夫婦分坐在船的兩頭上使槳，中艙堆着不多的白菜和蘿蔔，根際還帶着泥。一隻漁船，船梢上放着一頂大箬帽，箬帽底下露出來一點蓑衣的角，中艙裏是幾盆魚，魚都是活的，我知道有一種是鱸魚，就如鱖魚似的，漁夫坐在船頭上使槳；有時在中艙裏大約是漁人的子姪，用蚌殼把船中的積水往船外潑。要是賣番薯或者菱角的。還有一隻竹籃裏放着稱；叫賣的人便是在船頭上划槳的人……我老實說，那時所要看的不是這些，是比這些更要好看的英姑娘。

如何我會知道伊叫阿英呢。是伊自己告我的，伊的半個身子倚在橋梁上，低着頭吞吞吐吐地和我說，『爹和娘都叫我阿英，三弟討厭，他老說我是蒼蠅。』後來也聽得我姑母說，西岸的英姑和檀哥兒倒頂說得來的，他們的肖數也合。

我們時常在橋上相遇，見了面彼此都帶笑。笑的時候伊的臉上有兩個酒渦。却是好笑，見面不一會我便捧了那顫動的心訕訕地離遠伊了，雖是落了橋還回頭來偷看，但往往是四目相遇，那我就該很快的跑進姑母家去；在門斗裏站一會等臉上不大熱時再出來，如果伊還在橋上，那末我——我那時真難為情。伊又該眼睛釘住了我抿着嘴笑了。

也是一個薄暮的時節，我憑着橋梁在看——看的是什麼已經忘記。忽然背後嬌滴滴地一聲，『檀哥兒，看什麼咧？』我迴轉頭來知道叫我的便是英姑，我却窘了，真窘，窘的臉都該發紫了吧？我還說：

『駭我一跳。』

『你又要逃了吧？』

我更羞了，伊似乎也有點臉紅，紅的纔好看咧。不久彼此都恢復了常態，且也親熱起來。忘了怎麼個來由，這其間伊把小名兒也告了我。後來伊弟弟來叫伊去吃飯，臨走時還和我說：

『唔。』

明朝，家裏來人把祖母和我都接回家去。我一夜來預備要和伊說的話也不及說。回家後還不時的想起伊，有時說話繞了多少灣子向姑母家的來人面前探伊的消息，到而今十幾年了我還能想起伊那迷人——只少迷我的兩隻大眼。

人們也許輕易看過了水上的浮萍，也許珍重沾在襟上的飛絮。至於我，這偶然的遭遇便在記憶上撒下了種子，四年前我重到橋上，會想起我當時繚亂的情意，今年深夜中又經過舊時伊家的門口，雖然一切已經模糊的猶如夜色，但是伊的倩影畢竟在我的記憶上撒下了種子，使我忽然感到當時的孤寂。

阿河

白暉

我這一回寒假，因為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裏，越顯得清清爽爽的，水面常如鏡子一般。風起時，微有皺痕，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過一會子就好了。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緩緩地不響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門前有一條小石橋，橋那邊盡是田畝。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着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別墅外面繚繞着短短的竹籬，籬外是小小的路。裏邊一座向南的樓，背後便倚着山。西邊是三間平房，我便住在這裏。院子裏有兩塊草地，上面隨便放着兩三塊石頭。另外的隙地上，或羅列着盆栽，或種着花草。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裏去了。

我的親戚章君只有夫婦二人和一個女兒。她在外邊念書，這時也剛回到家裏。她邀來三位同學，同到她家過這個寒假，兩位是親戚，一位是朋友。她們住着樓上的兩間屋子。章君夫婦也住在樓上樓。下正中是客廳，常是開着，西間是吃飯的地方；東間便是章君的書房，我們談天，喝茶看報，都在這裏。我吃了飯，便是一個人，也要到這裏來閒坐一回。我來的

第二天，章小姐告訴我，她母親要給她們找一個好好的女用人；長工阿齊說有一個表妹，母親叫他明天就帶來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我只是不經意地答應。

平房與樓房之間，是一間小小的廚房。我住的是東面的屋子，從窗子裏可以看見廚房裏人的來往。這一天午飯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見一個面生的女用人，兩手提着兩把白鐵壺，正望廚房裏走；章家的李媽在她的前面領着，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樣。身上穿着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黑裏已泛出黃色；棉襖長與膝齊，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腳倒是雙天足，穿着尖頭的黑布鞋，後跟還帶着兩片同色的「葉拔兒。」我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書，晚飯後，章小姐告訴我，女用人來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說，「名字很好，只是土些；還能做麼？」她說，「別看她土，很聰明呢。」我說，「哦。」便接着看手中的報了。

以後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見阿河挈着水壺來往；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章小姐忽然和我說，你別看阿河土，她的志氣很好，她是個可憐的人！我和娘說，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吧。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給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說她來了沒有幾天；後來也肯

了，今天拿出來讓他穿，正合式呢。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她真聰明，一學就會了。她說拿到了工錢，也要打一雙穿呢。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

「她這樣愛好！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好！你們盡教她講究，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舊新年是過去了。因為江浙的兵事，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裏多住些日子。這時阿河已如換了一個人。她穿着寶藍色挑着小花兒的布棉襖褲；腳下是嫩藍色毛繩鞋，鞋口還綴着兩個半藍半白的絨球兒。我想這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古語說得好「人要衣裳馬要鞍」，阿河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憐了。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額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貼。一張小小的圓臉，如正開的桃李花；臉上並沒有笑，却隱隱地含着春日的光輝，像花房裏充了蜜一般。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跡；我現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覺得在深山裏發見了一粒貓兒眼；這樣精純的貓兒眼，是我生平所僅見！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極願和她說一句話——極平淡的話，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這樣鬱鬱了一禮拜。

這是元宵節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飯，在屋裏坐了一會，覺得有些無聊，便信步踱到那書

房裏。拿起報來，想再細看一回。忽然門紐一響，阿河進來了。她手裏拿着三四支顏色鉛筆；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靜靜地微笑着說：「白先生，你知道錄鉛筆在那裏？」一面將拿着的鉛筆給我。我不自主地立起來，匆忙地應道，「在這裏」；我用手指着南邊柱子。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我領她走近了柱子。這時我像閃電似地躊躇了一下，便說，「我：我：」；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我放進鑲子裏錄給她看。錄了兩下，便想交給她；但終於錄完了一支。我交還了她。她接了筆略看一看，仍仰着臉向着我。我窘極了，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到底硬着頭皮搭訕着說，「就這樣錄好了」。我趕緊向門外一瞥，就走向原處看報去。但我的頭剛低下，我的眼已抬起來了。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你會麼？」她不會掉過頭來，只「嚶」了一聲，也不說話。我看了她背影一會，覺得應該低下頭了。等我再抬起頭來時，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我想再問她一句話，但終於不會出口。我撇下了報，站起來踱了一會，便回到自己的屋裏。我一直想着些什麼，但什麼也沒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廚房裏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

隻可愛的小貓兒。她兩手各提着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軟到我使如吃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裏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搽出水來；我的日記裏說，「我很想去搽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灑灑的春水上打着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裏。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裏那充滿了的蜜，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她的髮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不會聞着一些兒香。咳！從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太對不起這樣的一個人兒了。

午飯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只有我，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裏。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我說，

「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

「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聰明，就問她爲甚麼不念書？他被我一問，就傷心起來了。……」

「是的，」韋小姐笑着搶了說，「後來還哭了呢；還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淚呢。」

那邊黃小姐可急了，走過來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攔住道，

「人家說正經話，你們盡鬧着頑兒！讓我說完了呀——」

「我代你說吧，」韋小姐仍搶着說，「——她說她只有一個爹，沒有娘。嫁了一個男人，倒有三十多歲，土頭土腦的，臉上滿是疤！他是李媽的鄰舍，我還看見過呢。……」

「好了，底下我說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盡愛賭錢；她一氣就住到娘家來，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幾歲？」我問。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幾個月就回家來了。」蔡小姐說。

「不，十八，我知道。」韋小姐改正道。

「哦。你們可會勸她離婚？」

「怎麼不勸。」韋小姐應道，「她說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說呢。」

「你們教她的好事，該當何罪！」我笑了。她們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裏看書，聽見外面有嚷嚷的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我立刻走出來看；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來，却給阿齊攔住。他們只是央告，阿齊只是不肯。這時

章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們道，

「你們回去吧。人在我這裏，不要緊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俄延了一會，只好走了。我問章君什麼事？他說，

「阿河囉！還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吃了飯，我趕緊問章小姐，她說，

「她是告訴娘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裏問章太太；她正看着李媽收拾碗碟呢。她見我問，便笑着說，

「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着。那知她到了這裏，便叫阿齊攔着那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就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咳，現在的人，心狠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

無來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娘家，是什麼道理？家裏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章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那裏知道！」章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裏挈水了。章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吃的人，忽然絕了糧；却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却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章君夫婦和章小姐等告別

而行，章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只得含糊答應着。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盡和我開頑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人。我背地裏問她，她說，

「奇得很！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不成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他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知道，她是個古板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上鎮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

「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
「今天見着阿河了。娘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個年頭兒！」

立刻覺得，這一來全完了！只怔怔地看

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小詩

馮文炳

久不作詩，五分鐘內吟成兩首，所以催眠也。
十二月十九日晨起補記。

一
白天裏我對着一張紙做我的夢，
夜間睡在床上聽人家打鼾。

二
討厭的人們呵，
你們就在夢裏也是攪擾我。

狐外婆的故事

曹鳴奇

母親到外婆家裏去了。臨行時，對她兩個女兒名大妹妹，細妹妹的說，她此日不會歸家，並叫她們早些關門睡着。兩姊妹就這樣辦了。

「大妹妹，細妹妹，開門！怎麼就將門關下？」

「母親吩咐的。誰？你是誰？」
「我！你們還不知道是誰嗎？」

「外婆？那末，一定是母親叫你來的了。」
「你們的耳朵還不錯。你的外婆在外面站

得很冷了，快開門！」

兩姊妹將門打開，請外婆進來。細妹妹篩茶，大妹妹移凳，兩姊妹爭獻殷勤，因為晚上有人作伴，不怕了。

「拿巴斗來給我坐，大妹妹！」
大妹妹如命，外婆坐下，斗內面了嘮了嘮地響起來。

「外婆！斗內面是什麼攪起響？」大妹妹問。

「因為衣服漿的米湯太多了，攪得響。」
大妹妹很聰明，便知道這不是他的真外婆，是狐狸精變出來的。不然，怎麼明明白白有個尾巴在斗內面攪得響呢？可是細妹妹完全是一條夢蟲。

「你們姊妹去洗澡，誰洗得較乾淨，今晚就帶誰睡。」狐外婆說。

大妹妹這樣想：「叫我們洗得乾乾淨淨，給你今晚上好吃呀！」

不久，狐外婆看見細妹妹洗得皮膚如朝陽中的玫瑰花一般來了，口裏已吞進了一口唾沫，笑嘻嘻問道：

「你姊姊呢？」
話未落聲，大妹妹也來了，只見滿身粘泥，儼然一個泥菩薩。

「你怎麼反洗邇邇了？」狐外婆驚問。

「我因為要他特別乾淨，所以用泥去擦，誰知反弄糟了！」

細妹姐笑得倒在狐外婆懷裏，復要求道：

「外婆！今晚上應帶我睡了囉！」

狐外婆不答，因為她想先吃大妹姐。隨又笑著約道：

「你們去燒茶。誰燒得好，我今晚上就帶誰睡。」

不久，狐外婆看見細妹姐端一杯茶來了。

熱氣從杯中騰上，風把她吹到狐外婆的鼻孔內，早覺得是瑤池香茗。因為這是龍井玫瑰茶。

「你姊姊呢？」

話未落聲，大妹姐也端了一杯茶來了。狐

外婆接着一嘗，便兩眼一閉，打了一個噴嚏，抱怨道：「你又是怎麼樣呀！」

我爲的要特別的好，所以放了些鹽和辣椒末子。」

狐外婆於是帶細妹姐睡。

※ ※ ※

晚上，大妹姐不敢安睡，到午夜，聽得狐外婆把細妹姐咬死了，嚼得細妹姐的骨頭咕碌咕碌地響，便假裝要求道：

「外婆！你吃什麼？也給點給我吃啊。」

狐外婆便拋過一個手來，給大妹姐吃。大妹姐好不傷心，然尙鎮住道：

「好吃啊，外婆怎麼不叫醒我，使我得多吃一些唔？」隨即又叫道：「外婆：外婆！我要小便！」因為她想藉此走脫。

狐外婆也正爲了這一着，就送她到便桶

邊；也就用細妹姐的腸子，把她縛在便桶上。做完這工作後，便仍上床去吃細妹姐的嫩白的肉。狐外婆這樣想：「大妹姐現逃不脫了，吃完細妹姐後，再去吃她不遲。」

大妹姐也因此恐懼，便用力將便桶一帶。「朋隆」一聲響，便桶便倒在地下，滿屋裏都是小便。

狐外婆知道是大妹姐想要拌脫，便跳下地，想即把妹大姐的性命結果。不料跳得太猛，地下又溼又滑，不提防，跌個「倒栽葱」，半天爬不起來！等她爬起來再來找時，大妹姐早已上了樓，那裏找得着呢？

★ ★ ★

狐外婆在黑夜裏找了一盒火柴，想來點燈，以便好找着大妹姐，再給她飽吃一餐。大妹姐知道燈燃後，她不能免，便也找了一罐醋，等燈快要點燃時，對的，將醋滴下幾點。兩個人，一個在樓下，一個在樓上，這樣暗鬥起來了。然狐外婆以爲是耗子作怪，將尿屢次撒下，所以懇求道：

「耗子我的好朋友呵，可憐我罷！莫要再撒下香尿下來啊！假若你允許我的要求，找着大妹姐時，我與你平分，各取一半。」

可是這耗子總是要撒酸尿。

最後，大妹姐急了，因為罈子內的醋快要完了，這樣一來，不是仍要給狐外婆吃了嗎？

忽然計上心來，將醋罈從樓梯上滾下去，大嚷道：

「外婆！外婆！雷來了！雷來了！」（因為她知道狐外婆是最怕雷的。）

「如何是好？」狐外婆急到萬分！

「躲！」

「躲到什麼地去？」

「衣箱中就最好了！」

狐外婆躲在衣箱中，還是撒撒地戰，自己不知還是生，還是死！

大妹姐下樓，問狐外婆道：

「我替你把這箱子鎖了罷？這樣更爲妥當些。」

「謝謝你！就勞駕罷！」

大妹姐把箱子鎖了，又問道：

「這樣關得緊緊地不好出氣，我替你在這箱子上面鑽幾個小孔罷？」

「謝謝你！就勞駕罷！」

大妹姐這樣做了後，又問道：

「這箱內很邇逼，我去溫點水來，預備給你出來之後洗澡罷？」

「你那這般想得周到啊？我實感激你！就勞駕罷！」

不半鐘工夫，大妹姐便提上一大桶沸開水

說道：

「水來了，外婆，我替你洗澡了！」

「我現在還怕出來。緩洗罷。」
 「水從這箱子上面氣孔中倒下來，豈不好嗎？外婆！我替你洗澡了！」大妹姐便實行起來。

「痛死我了！怎麼用開水？」
 「外婆！我替你洗澡了！」
 箱內再無人聲了，只有紛亂急促的衝撞音！

次日，來了兩個人，一個賣鼠的一個賣紙的，看見這口箱子，便各願出一擔自己的貨合共買起去。大妹姐當然允許了。及兩人把箱子啓開來看，是一個「喫人狐狸」！牙齒巉巉，相貌兇猛，好不嚇人！兩人遂歌道：
 「一担薑一担紙，換來一個死猴子！」

(附識) 本故事幾乎是湖南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並且內容亦小有不同的地方。近來看見許多這類的故事，趣味異常豐富，也就想寫幾個出來，供諸大家，無奈功課累人，時不我與，延至今始將這個故事，匆匆寫出。有暇時還想從我所有的選幾個最有趣味的寫出，藉本刊與大家見面。因為我以為無論那一個，在黃金的童年時代，總在他或她的老母或姑母，姊母，姊姊，及外祖母膝前，曾聽過這類平民文學的故事，到現在總還能記得若干個。當大家正注重到這一點上的時候，難道記

得還「秘而不傳」嗎？

一九二五，十一月，二十日。

關於「狐外婆」

豈明

這種狐外婆的故事是到處通行的，浙江紹興地方也有，不過稱作「老虎外婆」，那吃人的是一隻老虎。大女兒要去撒尿，老虎外婆叫拏「腳紗頭」(裹脚布條)來讓她拉着；大女兒却把腳紗的那一個頭縛在馬桶蓋上逃走了，躲在一顆樹上。老虎外婆不能上樹，叫了一個猴子來替牠去捉。猴子用繩打成活結，套在自己的頸子上，爬上樹去，老虎外婆拏著繩的尾巴等著。大女兒見猴子上來了，嚇得魂不附體，撒出尿來，淋在猴子頭上，猴子大嚷道：「好熱好熱！」老虎外婆以為猴子已經得手，叫她「好拽！」(鄉音熱拽疊韻)便死勁一拉，把猴直扯下樹來，麻繩緊扣在頸上，早已勒死了。湖南故事的末尾說及「死猴子」，或者與這箇有點關係。紹興又有一個老虎怕漏的故事，結末有點相像。兩夜老虎人農家，聞屋內談論何事最可怕，一人說老虎也並不可怕，只怕是漏。恰有竊賊著蓑衣來盜牛，見虎遽跨其上，虎大駭，以為此必漏也，狂奔入山林去。賊後亦省悟，乘間攀登樹上。虎遇一猴，為言夜來遇險幾不免，猴不信，允代往捕，以繩套頸而往，如上文所說。賊見猴虎同來，大懼，忽得一計，乃對猴大言曰：「這猴子忒懶賴，本說捉兩隻老虎

來贖命，怎麼到現在只牽一隻來？」老虎駭極想道：「我幾乎上了當也！」返身急跑，行已遠始立定回顧，見繩端只縛著一個猴頭，乃歎息道：「虧我逃得快，但這猴子的身子已給漏抓住留下了。」

這些民間故事我覺很有趣，是我所頗喜歡的。倘若能夠蒐集中國各地的傳說故事，選錄代表的百十篇訂為一集，一定可以成功一部很愉快的書。或者進一步，廣錄一切大同小異的材料，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同一的母題(Bio)。如何運用聯合而成為各樣不同的故事，或一種母題如何因時地及文化的關係而變化，都是頗有興趣的事。可惜中國學問界還沒有工夫來注意這些「閒事」，只落得我們幾個外行人隨便亂講。語絲篇幅太小，不能常登這類材料，因為這大抵都是很長的，如谷君所錄一篇很好的大黑狼還是留在抽屜裏。我希望不遠的將來有一種特別的組織成立，可以專做這樣的工作，或者便由北大研究所的歌謠研究會去做，也很適宜。中國太多講「公理」的學者，他們滾進滾出於政治漩渦，沒有什麼別的工作；可耕種的田地雖多，只是沒有人。恐怕有些事還只好暫時由我們外行人來管，等到三四年後，或當有真的學者出來接替，那時我們也已頭童齒豁，早就應當引退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劫灰勘誤

語絲第六十期，第四版。第三欄，倒數第三行前天誤為今天，二哥誤為六哥。